



◆ (美国) 乔伊斯·西博尔特 袁长燕(编译)

难啃的活儿

◆ (美国) 乔伊斯·西博尔特 袁长燕(编译)

半夜 2:30,电话铃猛然响起,把我从梦中惊醒。“妈妈,不好意思那么晚吵醒你,我只想找个人说说话。”是儿子李打来的。他刚从 9·11 灾难现场回到自己的公寓。我问他:“情况怎么样?吃饭了吗?感觉如何?”

他反问道:“咱家其他人怎么样?他们在马里兰没事吧?你的病人怎样?”

整整一个晚上,我俩交流着那场悲剧。李工作的地方,就在大楼对面的街上。他听到了爆炸声,飞奔过去参加救援。

在救助一名心脏病急性发作者的过程中,他从旁观者变成了救援人员。他的几位朋友在大楼里上班,他想帮帮他们。

李不是消防员、军人,也不是医师。他只是在现场,想做自己该做的事。有人递给他一只手电筒,教他怎么做,他就加入了一支救援队。

“妈妈,现场没有完整的躯体……只有断臂断腿。我没有找到一个完好的人……没有脉搏……没有,整天都没有。”他开始啜泣。我的心猛地一沉。他抽噎着往下说:“我看见一只手,就一只,在地板上,戴着婚戒,让我想起了克里西(他的未婚妻)。”说着说着,他又流泪了。“妈妈,我不是激动……对不起。”

“儿子,别说对不起。要是你对刚刚经历的那些事无动于衷,那才不像话。”

“你是护士,见过那么多人死亡。我想,你能教我怎么处理那种情况。”他说。他希望知道怎样才能抑制激动之情,重返现场参加救援。我告诉他,他刚刚经历的那场灾难,是我从未经历过的。

“你感到自己被压垮,因为那是无法抵抗的形势。现在你需要休息,等休息好了,再回去,做你必须做的事。”我对他说。

他低声重复着:“我必须去救援,但无能为力。”

以母亲的爱心,我试图向他解释,他已竭尽所能,但他无法改变命运。我不断安慰他,说他已全力以赴。他告诉我,只要恢复了平静,他就回到救援现场去。

“所以我打电话给你,妈妈。面对那样的境况,怎么才能不被击垮?”

“谁说过你当时必须镇定自若?”我反问他。“不是有本规则手册,说过在恐怖袭击中要做这做那?儿子,你干得很出色。你担心别人看见你流泪了?”

“不,不是的。我只是想处理好那些事,保持镇定,就像你工作时那样。”

很显然,他把我当成战场上的弗洛伦斯·南丁格尔了。实际上,在我 40 年的职业生涯中,从未经历过那样的恐怖场面!但我承认,面对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,我也流过泪。

“就算我一边哭,一边也在祈求力量,专心致志发挥自己的全力,而且不停地干。”我回答他。“那就是你该做的:祈求,专心。提醒自己,你在干活,干好它。集中到活儿上。还想问什么?”

他有点气愤地反驳:“我想救人,但无‘人’可救!”

突然,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:“天哪!”

我在话筒里大喊:“怎么啦?”

“妈妈,我刚刚看到,有别人的皮肤粘在我手臂上!”他又开始呜咽。他的伤口感染了我,我也同他一起哭。

整整一夜的交流,“祈求力量,尽最大努力干事。”是我提供给他深刻忠告。说完了该说的,就得去干该干的。李回到那里,干完了可怕的活儿。

余波过后,我担心那些可怕的经历或许会给儿子的生活烙下阴影。但是没有。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,更善待他人。他珍惜每一天,再不把什么都视为理所当然。经过那晚的电话交流,我们分享了艰难时刻,我们的心灵靠得更近了。

我年轻时特别痴迷中国功夫。18 岁那年,我还报名进了纽约的一家武馆里学习中国武术。

我师父并不是中国人,而是地道的纽约人,但他的功夫非常好。据说他曾和李小龙交过手,不知道谁输谁赢,不过或许那也不重要,能和李小龙交手,就算输了也是荣耀。以我师父的身手,要打败 10 个普通街头流氓简直易如反掌,所以我心里一直好奇,像他这样的人,又有谁敢惹他呢?敢惹他的人又会有什么下场呢?

有一次,武馆里停电,没办法做饭,师父就带我一起去为师兄兄弟们买饭。我们来到一家餐厅,正在点餐的时候,有个醉汉提着酒瓶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,他不小心撞在了师父的身上,结果酒瓶落到地上,碎了,那红红的酒水还把师父的白鞋给弄脏了,没想到那个醉汉却一瞪眼珠子说:“快赔钱,否则我把你揍趴在这里。”

师父笑笑问:“多少钱?”

“嗯……20 美元吧!”那醉汉抿了抿嘴巴说。师父什么也没说,拿出 20 美元递给了他,那醉汉接过钱又摇摇晃晃地走开了,一边走还一边嘟囔着,大意是说我师父还算是识相,如果再迟一秒钟掏钱他就要把我师父揍趴下,我有好几次捏起拳头想冲上去揍他,但都被师父挡住了。

我心里非常难过,师父的形象在我心中一下子就被灭了,我没想到他居然如此懦弱。回去的路上,我坐在车里一句话也不说,师父问我怎么了,我这才说:“师父,你的功夫那么好,那个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,

了,那红红的酒水还把师父的白鞋给弄脏了,没想到那个醉汉却一瞪眼珠子说:“快赔钱,否则我把你揍趴在这里。”

师父笑笑问:“多少钱?”

“嗯……20 美元吧!”那醉汉抿了抿嘴巴说。师父什么也没说,拿出 20 美元递给了他,那醉汉接过钱又摇摇晃晃地走开了,一边走还一边嘟囔着,大意是说我师父还算是识相,如果再迟一秒钟掏钱他就要把我师父揍趴下,我有好几次捏起拳头想冲上去揍他,但都被师父挡住了。

我心里非常难过,师父的形象在我心中一下子就被灭了,我没想到他居然如此懦弱。回去的路上,我坐在车里一句话也不说,师父问我怎么了,我这才说:“师父,你的功夫那么好,那个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,

了,那红红的酒水还把师父的白鞋给弄脏了,没想到那个醉汉却一瞪眼珠子说:“快赔钱,否则我把你揍趴在这里。”

师父笑笑问:“多少钱?”

“嗯……20 美元吧!”那醉汉抿了抿嘴巴说。师父什么也没说,拿出 20 美元递给了他,那醉汉接过钱又摇摇晃晃地走开了,一边走还一边嘟囔着,大意是说我师父还算是识相,如果再迟一秒钟掏钱他就要把我师父揍趴下,我有好几次捏起拳头想冲上去揍他,但都被师父挡住了。

我心里非常难过,师父的形象在我心中一下子就被灭了,我没想到他居然如此懦弱。回去的路上,我坐在车里一句话也不说,师父问我怎么了,我这才说:“师父,你的功夫那么好,那个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,

了,那红红的酒水还把师父的白鞋给弄脏了,没想到那个醉汉却一瞪眼珠子说:“快赔钱,否则我把你揍趴在这里。”

师父笑笑问:“多少钱?”

“嗯……20 美元吧!”那醉汉抿了抿嘴巴说。师父什么也没说,拿出 20 美元递给了他,那醉汉接过钱又摇摇晃晃地走开了,一边走还一边嘟囔着,大意是说我师父还算是识相,如果再迟一秒钟掏钱他就要把我师父揍趴下,我有好几次捏起拳头想冲上去揍他,但都被师父挡住了。

我心里非常难过,师父的形象在我心中一下子就被灭了,我没想到他居然如此懦弱。回去的路上,我坐在车里一句话也不说,师父问我怎么了,我这才说:“师父,你的功夫那么好,那个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,

了,那红红的酒水还把师父的白鞋给弄脏了,没想到那个醉汉却一瞪眼珠子说:“快赔钱,否则我把你揍趴在这里。”

师父笑笑问:“多少钱?”

“嗯……20 美元吧!”那醉汉抿了抿嘴巴说。师父什么也没说,拿出 20 美元递给了他,那醉汉接过钱又摇摇晃晃地走开了,一边走还一边嘟囔着,大意是说我师父还算是识相,如果再迟一秒钟掏钱他就要把我师父揍趴下,我有好几次捏起拳头想冲上去揍他,但都被师父挡住了。

我心里非常难过,师父的形象在我心中一下子就被灭了,我没想到他居然如此懦弱。回去的路上,我坐在车里一句话也不说,师父问我怎么了,我这才说:“师父,你的功夫那么好,那个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,

了,那红红的酒水还把师父的白鞋给弄脏了,没想到那个醉汉却一瞪眼珠子说:“快赔钱,否则我把你揍趴在这里。”

师父笑笑问:“多少钱?”

“嗯……20 美元吧!”那醉汉抿了抿嘴巴说。师父什么也没说,拿出 20 美元递给了他,那醉汉接过钱又摇摇晃晃地走开了,一边走还一边嘟囔着,大意是说我师父还算是识相,如果再迟一秒钟掏钱他就要把我师父揍趴下,我有好几次捏起拳头想冲上去揍他,但都被师父挡住了。

我心里非常难过,师父的形象在我心中一下子就被灭了,我没想到他居然如此懦弱。回去的路上,我坐在车里一句话也不说,师父问我怎么了,我这才说:“师父,你的功夫那么好,那个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,

了,那红红的酒水还把师父的白鞋给弄脏了,没想到那个醉汉却一瞪眼珠子说:“快赔钱,否则我把你揍趴在这里。”

师父笑笑问:“多少钱?”

“嗯……20 美元吧!”那醉汉抿了抿嘴巴说。师父什么也没说,拿出 20 美元递给了他,那醉汉接过钱又摇摇晃晃地走开了,一边走还一边嘟囔着,大意是说我师父还算是识相,如果再迟一秒钟掏钱他就要把我师父揍趴下,我有好几次捏起拳头想冲上去揍他,但都被师父挡住了。

我心里非常难过,师父的形象在我心中一下子就被灭了,我没想到他居然如此懦弱。回去的路上,我坐在车里一句话也不说,师父问我怎么了,我这才说:“师父,你的功夫那么好,那个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,

了,那红红的酒水还把师父的白鞋给弄脏了,没想到那个醉汉却一瞪眼珠子说:“快赔钱,否则我把你揍趴在这里。”

师父笑笑问:“多少钱?”

“懦弱”的拳头

◆ (美国) 格布里·赛顿 李克红(编译)

可你为什么这么懦弱,居然掏钱给他,你为什么不用拳头好好教训他一顿呢?”

“懦弱?”我师父哈哈地笑了,接着,他认真地说,“这个世界上,有很多人就像是身上扎满垃圾的刺猬,走到哪里就把垃圾抖落在哪里,这些垃圾就是他们内心的坏情绪,我们为什么要伸手去接他们抖落下来的垃圾呢?功夫能让我们的拳头变得强大,但我告诉你,真正要强大的不是拳头,而是内心,我们的内心要比拳头更强大,否则我们和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?”

我这才明白中国武术的精神,中国武术练的是拳头,而修的却是内心。师父作为一个有功夫的强者,却对一个普通的醉汉示弱,不是因为他的拳头很懦弱,而是因为他的内心很强大。

每天下午,我都会驱车到学校接放学的儿子回家,见面后,我牵着他的手,总会问他:“儿子,你今天过得怎么样?”

可是,多年来,我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,“好,很好。”——他低着头,自顾走路,看都不看我一眼,我们没有眼光交流。儿子的自闭症剥夺了母子间的正常交流。

初春的一天下午,我接到儿子后,问了同样的问题,“儿子,你今天过得怎么样?”我估计会得到同样的回答。儿子会回答说:“好,很好。”

然后,他抬头看着我,问道:“妈妈,你今天过得好吗?”听到这样的回答,我泪流满面,忙说:“好,真好,这是最好的一天!”

◆ (美国) 斯蒂芬妮·代尔 华汉钧(编译)

◆ (美国) 巴顿·克劳德 李安章(编译)

生们在战场上有一个规则,就是尽量节约每片药剂甚至是每滴消毒液,他们的表情告诉我,我已经不值得抢救了——把时间和药品用在我的身上已经没有意义了。

我大声地问医生们说:“告诉我实情,伙计,我到底伤得怎么样?”医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说:“没有问题,一定能好起来。”但他们的神情却替他们说出了另外半句话:“这是不可能的!”

我被他们的神情气疯了,我大喊:“伙计们,我现在还能说话,还能对你们破口大

骂,我还没死,是个活人,请你们把我当成一个活人来治,行吗?”我没有心情和他们开玩笑,但我的话却让医生们笑了。几秒钟后,一个医生问我:“好,我们马上给你做手术,不过你要告诉我们,你对什么过敏?”

“子弹。”我忍着剧痛大声地喊,“子弹,我他妈的只对子弹过敏!”我为耽误时间而骂骂咧咧,但医生们都笑了。很快,他们为我做了手术,结果我真的得救了。虽然我的左腿无法再接回去,但我的命保住了。

后来,我多次对孩子们说:“你无法躲避命运的磨难,但你能选择是不是活着以及怎样活着。如果你放弃,命运就会放弃你。如果你坚持,命运就会坚持眷顾你。”

“不干什么,我想对你说,等你毕业了,我们到中国去,去学中文,去发展。”我把莲蓬头的水流对准他的脸:“去!去你的吧……”

我发现了,我在莲蓬头下待的时间太长了,于是关了水,拿毛巾擦干身子。

我一直想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能干,同时也一直在寻找一个超越我的男人。这样的人我只找到一个。我经常自欺欺人地认为:没他也行,有他更好。现在他给了我安静,但我要安静干什么?他连告别的话也不说一句,只有警察局打来一个电话,警察在他的钱包里发现一张照片,他们就用照片背面的号码给我打电话,问我是否是照片上的人、是否认识他。“很抱歉,我们不得不通知你,为了救一个小孩,他被卡车撞击,不幸死亡。请节哀。”我挂了电话,悲痛欲绝。那天也是雨天,在他回家的路上……

天快亮时,雨还在下。我要走了,前些日子我已经清空了我的房间。我没有多少东西,能送人的我都送人了。这个城市还是有不少穷人的。他的东西我也替他送人了,只留下了他写给我的一张纸条:“我爱你!”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公寓前写给我的。我把这张纸条夹在我的日记本中。他属于我的生活,他活在我的心中。保重,亲爱的!

◆ 承受(编译)

它放在十字架下,然后跪了下去,抬头望向黑暗的天空,仿佛能感受到他的气息。

我们曾经喜欢在雨中漫步,仿佛天地间只有他、我和雨。我喜欢他那湿润的拥抱,雨水掉在我的脸上,我闭上眼睛,感受他的手抚摸我的肩。我们无条件地、自由地相爱,但我不愿将责任或义务加在别人身上。他后来告诉我一个办法:我可以爱他,但不需要受他束缚,我们暂且算是比朋友进一步的朋友吧……我站起身,把兜帽戴上,再看一眼十字架,一种莫名的酸痛充满了心窝。我转过身,往公墓的大门走去。

平时我们什么都谈,也曾谈到死亡。我对他说:“其实我不需要任何人,但跟你在一起很开心。”“可我需要你,”他笑着回答,“我希望,我们不仅仅为了开心,不仅仅为了度过一些美好时光。”这种时候,我总是看着他,吻他,轻轻地对他说,我爱他……

我开启寓所的们,将又湿又脏的衣服扔在门边,把自己关进淋浴房,在喷着热水的莲蓬头下又开始出神。有一天,我也在淋浴,他走了进来,我生气地问:“你干什么?”



宇航员的度假胜地 (乌克兰 兹诺维夫)

对子弹过敏

二战时,我在军队中服役。我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,经常讲各种幽默的笑话,让身边的人也很快乐。

有一天,我终于快乐不起来了。因为在一次战斗中,6 颗子弹打中了我,其中 2 颗打在胸口,更糟的是,1 颗炸弹落在身边,我虽然没有被直接炸死,但我亲眼看到自己的左腿被炸飞到 10 米开外。我被抬到了后方的医务棚,医生们用剪刀剪去了我的衣服和裤子,查看伤势,然后他们似乎感到很惊讶,面面相觑了好一阵子。我知道,医

生们在战场上有一个规则,就是尽量节约每片药剂甚至是每滴消毒液,他们的表情告诉我,我已经不值得抢救了——把时间和药品用在我的身上已经没有意义了。

我大声地问医生们说:“告诉我实情,伙计,我到底伤得怎么样?”医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说:“没有问题,一定能好起来。”但他们的神情却替他们说出了另外半句话:“这是不可能的!”

我被他们的神情气疯了,我大喊:“伙计们,我现在还能说话,还能对你们破口大

骂,我还没死,是个活人,请你们把我当成一个活人来治,行吗?”我没有心情和他们开玩笑,但我的话却让医生们笑了。几秒钟后,一个医生问我:“好,我们马上给你做手术,不过你要告诉我们,你对什么过敏?”

“子弹。”我忍着剧痛大声地喊,“子弹,我他妈的只对子弹过敏!”我为耽误时间而骂骂咧咧,但医生们都笑了。很快,他们为我做了手术,结果我真的得救了。虽然我的左腿无法再接回去,但我的命保住了。

后来,我多次对孩子们说:“你无法躲避命运的磨难,但你能选择是不是活着以及怎样活着。如果你放弃,命运就会放弃你。如果你坚持,命运就会坚持眷顾你。”

“不干什么,我想对你说,等你毕业了,我们到中国去,去学中文,去发展。”我把莲蓬头的水流对准他的脸:“去!去你的吧……”

我发现了,我在莲蓬头下待的时间太长了,于是关了水,拿毛巾擦干身子。

我一直想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能干,同时也一直在寻找一个超越我的男人。这样的人我只找到一个。我经常自欺欺人地认为:没他也行,有他更好。现在他给了我安静,但我要安静干什么?他连告别的话也不说一句,只有警察局打来一个电话,警察在他的钱包里发现一张照片,他们就用照片背面的号码给我打电话,问我是否是照片上的人、是否认识他。“很抱歉,我们不得不通知你,为了救一个小孩,他被卡车撞击,不幸死亡。请节哀。”我挂了电话,悲痛欲绝。那天也是雨天,在他回家的路上……

天快亮时,雨还在下。我要走了,前些日子我已经清空了我的房间。我没有多少东西,能送人的我都送人了。这个城市还是有不少穷人的。他的东西我也替他送人了,只留下了他写给我的一张纸条:“我爱你!”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公寓前写给我的。我把这张纸条夹在我的日记本中。他属于我的生活,他活在我的心中。保重,亲爱的!

◆ 承受(编译)

它放在十字架下,然后跪了下去,抬头望向黑暗的天空,仿佛能感受到他的气息。

我们曾经喜欢在雨中漫步,仿佛天地间只有他、我和雨。我喜欢他那湿润的拥抱,雨水掉在我的脸上,我闭上眼睛,感受他的手抚摸我的肩。我们无条件地、自由地相爱,但我不愿将责任或义务加在别人身上。他后来告诉我一个办法:我可以爱他,但不需要受他束缚,我们暂且算是比朋友进一步的朋友吧……我站起身,把兜帽戴上,再看一眼十字架,一种莫名的酸痛充满了心窝。我转过身,往公墓的大门走去。

最好的一天

◆ (美国) 斯蒂芬妮·代尔 华汉钧(编译)

可你为什么这么懦弱,居然掏钱给他,你为什么不用拳头好好教训他一顿呢?”

“懦弱?”我师父哈哈地笑了,接着,他认真地说,“这个世界上,有很多人就像是身上扎满垃圾的刺猬,走到哪里就把垃圾抖落在哪里,这些垃圾就是他们内心的坏情绪,我们为什么要伸手去接他们抖落下来的垃圾呢?功夫能让我们的拳头变得强大,但我告诉你,真正要强大的不是拳头,而是内心,我们的内心要比拳头更强大,否则我们和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?”

我这才明白中国武术的精神,中国武术练的是拳头,而修的却是内心。师父作为一个有功夫的强者,却对一个普通的醉汉示弱,不是因为他的拳头很懦弱,而是因为他的内心很强大。

每天下午,我都会驱车到学校接放学的儿子回家,见面后,我牵着他的手,总会问他:“儿子,你今天过得怎么样?”

可是,多年来,我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,“好,很好。”——他低着头,自顾走路,看都不看我一眼,我们没有眼光交流。儿子的自闭症剥夺了母子间的正常交流。

初春的一天下午,我接到儿子后,问了同样的问题,“儿子,你今天过得怎么样?”我估计会得到同样的回答。儿子会回答说:“好,很好。”

然后,他抬头看着我,问道:“妈妈,你今天过得好吗?”听到这样的回答,我泪流满面,忙说:“好,真好,这是最好的一天!”

◆ (美国) 巴顿·克劳德 李安章(编译)

生们在战场上有一个规则,就是尽量节约每片药剂甚至是每滴消毒液,他们的表情告诉我,我已经不值得抢救了——把时间和药品用在我的身上已经没有意义了。

我大声地问医生们说:“告诉我实情,伙计,我到底伤得怎么样?”医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说:“没有问题,一定能好起来。”但他们的神情却替他们说出了另外半句话:“这是不可能的!”

我被他们的神情气疯了,我大喊:“伙计们,我现在还能说话,还能对你们破口大

骂,我还没死,是个活人,请你们把我当成一个活人来治,行吗?”我没有心情和他们开玩笑,但我的话却让医生们笑了。几秒钟后,一个医生问我:“好,我们马上给你做手术,不过你要告诉我们,你对什么过敏?”

“子弹。”我忍着剧痛大声地喊,“子弹,我他妈的只对子弹过敏!”我为耽误时间而骂骂咧咧,但医生们都笑了。很快,他们为我做了手术,结果我真的得救了。虽然我的左腿无法再接回去,但我的命保住了。

后来,我多次对孩子们说:“你无法躲避命运的磨难,但你能选择是不是活着以及怎样活着。如果你放弃,命运就会放弃你。如果你坚持,命运就会坚持眷顾你。”

“不干什么,我想对你说,等你毕业了,我们到中国去,去学中文,去发展。”我把莲蓬头的水流对准他的脸:“去!去你的吧……”

我发现了,我在莲蓬头下待的时间太长了,于是关了水,拿毛巾擦干身子。

我一直想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能干,同时也一直在寻找一个超越我的男人。这样的人我只找到一个。我经常自欺欺人地认为:没他也行,有他更好。现在他给了我安静,但我要安静干什么?他连告别的话也不说一句,只有警察局打来一个电话,警察在他的钱包里发现一张照片,他们就用照片背面的号码给我打电话,问我是否是照片上的人、是否认识他。“很抱歉,我们不得不通知你,为了救一个小孩,他被卡车撞击,不幸死亡。请节哀。”我挂了电话,悲痛欲绝。那天也是雨天,在他回家的路上……

天快亮时,雨还在下。我要走了,前些日子我已经清空了我的房间。我没有多少东西,能送人的我都送人了。这个城市还是有不少穷人的。他的东西我也替他送人了,只留下了他写给我的一张纸条:“我爱你!”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公寓前写给我的。我把这张纸条夹在我的日记本中。他属于我的生活,他活在我的心中。保重,亲爱的!

◆ 承受(编译)

它放在十字架下,然后跪了下去,抬头望向黑暗的天空,仿佛能感受到他的气息。

我们曾经喜欢在雨中漫步,仿佛天地间只有他、我和雨。我喜欢他那湿润的拥抱,雨水掉在我的脸上,我闭上眼睛,感受他的手抚摸我的肩。我们无条件地、自由地相爱,但我不愿将责任或义务加在别人身上。他后来告诉我一个办法:我可以爱他,但不需要受他束缚,我们暂且算是比朋友进一步的朋友吧……我站起身,把兜帽戴上,再看一眼十字架,一种莫名的酸痛充满了心窝。我转过身,往公墓的大门走去。

平时我们什么都谈,也曾谈到死亡。我对他说:“其实我不需要任何人,但跟你在一起很开心。”“可我需要你,”他笑着回答,“我希望,我们不仅仅为了开心,不仅仅为了度过一些美好时光。”这种时候,我总是看着他,吻他,轻轻地对他说,我爱他……

我开启寓所的们,将又湿又脏的衣服扔在门边,把自己关进淋浴房,在喷着热水的莲蓬头下又开始出神。有一天,我也在淋浴,他走了进来,我生气地问:“你干什么?”

骂,我还没死,是个活人,请你们把我当成一个活人来治,行吗?”我没有心情和他们开玩笑,但我的话却让医生们笑了。几秒钟后,一个医生问我:“好,我们马上给你做手术,不过你要告诉我们,你对什么过敏?”

“子弹。”我忍着剧痛大声地喊,“子弹,我他妈的只对子弹过敏!”我为耽误时间而骂骂咧咧,但医生们都笑了。很快,他们为我做了手术,结果我真的得救了。虽然我的左腿无法再接回去,但我的命保住了。

后来,我多次对孩子们说:“你无法躲避命运的磨难,但你能选择是不是活着以及怎样活着。如果你放弃,命运就会放弃你。如果你坚持,命运就会坚持眷顾你。”

“不干什么,我想对你说,等你毕业了,我们到中国去,去学中文,去发展。”我把莲蓬头的水流对准他的脸:“去!去你的吧……”

我发现了,我在莲蓬头下待的时间太长了,于是关了水,拿毛巾擦干身子。

我一直想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能干,同时也一直在寻找一个超越我的男人。这样的人我只找到一个。我经常自欺欺人地认为:没他也行,有他更好。现在他给了我安静,但我要安静干什么?他连告别的话也不说一句,只有警察局打来一个电话,警察在他的钱包里发现一张照片,他们就用照片背面的号码给我打电话,问我是否是照片上的人、是否认识他。“很抱歉,我们不得不通知你,为了救一个小孩,他被卡车撞击,不幸死亡。请节哀。”我挂了电话,悲痛欲绝。那天也是雨天,在他回家的路上……

天快亮时,雨还在下。我要走了,前些日子我已经清空了我的房间。我没有多少东西,能送人的我都送人了。这个城市还是有不少穷人的。他的东西我也替他送人了,只留下了他写给我的一张纸条:“我爱你!”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公寓前写给我的。我把这张纸条夹在我的日记本中。他属于我的生活,他活在我的心中。保重,亲爱的!

◆ 承受(编译)